

时令一节节过。雨水、惊蛰、春分，待到清明，窗外彻底亮了，天清地明，景物如诗，诗中有画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好像天气真应了诗句一般。清明前后，南方总是大片连阴雨，年年如此，蒙蒙细雨十天半月下起来，墙角苔痕又高了一些。人在雨中，望着烟笼远树，景致更妙。雨飘在庭院，飘在池塘，飘在田垄，飘在坡地，也飘在人的头面。河水涨了一些，水中圆石无数，大者如菜盆，小者如鹅卵，更小的像弹丸，一颗颗整洁可喜。

清明雨蕴意，是唐诗宋词意。

唐朝的清明雨和现在一样吗？对着潇潇雨线，一时好奇。一千年前的春雨下在诗里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长安的早晨，一场春雨沾湿了轻尘，客舍旁柳树的枝叶翠嫩一新。越中兰溪，水清如镜，两岸秀色尽映水底。连下三天

## 新绿

□胡竹峰



雨，半夜有鲤鱼跃上溪头浅滩。凉月如眉，挂在水湾的柳梢上。

柳梢风味最好，丝丝缕缕长长短短。桃花谢了，焕然一新树新绿。山中映山红还有开得好的，小孩一捧捧折来当作玩物。厚衣可以脱去了，草木向荣，人面欣欣。微风徐徐，正是放风筝的好日子，终日有纸鸢在天上飞着，高高低低。女孩子穿上春衫，布袖飘飘，韶华胜极。

不独人物鲜活如此，屋前弯弯绕绕几条田埂，也若游蛇一般。田里关有浅浅一洼水，远看如镜，映得云白，映得山绿，映得树翠。

田边有山，不甚高大，却青葱莫名，从山岗绿到岭脚。布谷鸟开始叫了，一只一只在田野咕咕相和，从清晨至傍晚。

小时候但逢节令，自有平日所无的章程。立夏称重，端午包粽子、吃绿豆糕，中元烧香纸，重阳打糍粑，中秋食月饼，清明则是祭祖。随身带上锄头，给坟莹添几兜新土，清理一下周边的沟渠。

清明前后的菜畦，一脉新生。豌豆灌荚了，像是长满一地绿月，摘回来煮熟，风味更佳。韭菜尤好，有种香甜。一经立夏，韭菜浊气重了，吃起来就无春时新嫩。古人说蔬食以春韭秋菘滋味最胜，这是知味之言，也是经验之谈。韭菜清炒，或者炒鸡蛋，都有鲜美美味。用来炒河虾亦好，咸香且微甜，时令物鲜一时比翼。

每年清明前后，乡野风味绕心，遂从都市繁华中逃离，去那桑荫稠密、禽鸟幽雅的乡下住几日。白昼已变长，天黑得晚一些，晚饭后，露天摆开桌几，烧鱼炖肉，一碟青菜，一碗泥螺。喝点新茶，无需饮酒，乘着山风，竟也微感醺然。然后在天清气明的春日夜里，又出自人壳，当惜物惜福。

窗口一亮，人就醒了。醒得更早的是采茶人。清明时节的茶最珍贵，可以补贴家用，乡人舍不得自家喝。绿芽近半寸长时，不论天晴下雨，人总要去采茶。我小时候偶尔也去，人与茶树一般高，一叶叶摘下，半天刚刚盖住箩底。采茶雨天多有不便，连日晴空，也觉得辛苦。从此知道生活不易，一口热饭滚烫要从劳作中来。至今对茶有爱意也有敬意，知一叶一芽经自然之力，又出自人壳，当惜物惜福。

茶摘回来即摊晾在檐廊下堂前宽敞处，碧绿绿一地，让人心生欢喜。

谷雨时，芭蕉叶大，茶也粗大了，这时农人才去摘一些回来自己喝。那时候的茶，苦，且味道生涩，劳作时倒是格外解渴。

母亲做茶，总在夜里。晚饭后即收拾厨房，将铁锅洗得无一丝油腻。那时候油荤是稀罕物，洗锅倒也简单。母亲在台上翻炒，我在灶下看火，杀青时火不可小，烘焙时火不可大，最好用炭火。

屋外，风吹田野，蛙声很热闹，虫鸣更热闹。冬日糊上的窗纸，残损大半，炒过的青菜在砧板上，揉搓成紧紧一团，碧绿的汁液渗出来，一股股香气透过窗纸，在山村飘荡。茶叶摊放一夜，才干爽爽收进铁桶，密封得紧紧的，以免走气。

清明时，地气升腾，茶见天长，农人三两天就要去一次茶园。野草越长越高，蒲公英冠毛结成绒球随风飘洒，荠菜也老得开了花。牛终于不用嚼棚里的干稻草，每日早晨可以吃大把鲜草。午后，有牧人牵它上山，山林里茅草遮身，牛儿吃得肚皮浑圆。山地阴凉，草浅处可卧可眠可立可坐，满满山野之气。

光阴流转，四季时序轮番。清明时节乡野，遍地庄稼，一片翠绿，一片祥和。近年来，乡农造屋早已不用土窑砖瓦，不废柴火，几年里养得山林茂盛繁密。

天地日月清明，人世也安定清明。春阳流水与嘤上新绿有远意，水声经流不息。春天凝在花红叶绿里，溪涧池塘涨满水，积蓄自然之力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# 从特写到长镜

□林夕

●查理·卓别林道：“用特写镜头看生活，生活是一个悲剧，但用长镜头看生活，就是一部喜剧。”这句话视为励志，也可以看成唏嘘。

●只能以我见理解。把生活放大看，丝毫毕现，遗憾自然无所遁形，把自己放得太大，得失心也自然重若泰山，把快乐放得太大，自然会担心快乐会短暂，还怎么能快乐起来，而这正是快乐本身的悲剧本质。

●用长镜头看生活，看到的不止于自身，许多自以为是的烦恼，原来在人海中轻若浮萍，宏观来看何止是喜剧，简直是靠泪水倒映出来逗笑的趣剧。

●如果特写代表一刻，则生活处处难关，不如意十常八九，只看朝夕，不是嫌钱不够就是被爱得不够。一时失恋，当然手持放大镜，把恋人的头发都看成丝绸，可是往丝路走下去，就成长镜头，见闻广博下，一是觉得所有切肤的痛不外如是，不然就是发现更吸引的新大陆，或是真的到了敦煌，被画上的佛性启悟，看破悲喜。

●最吊诡的是，时间并不会放过任何人，也是可以放过任何人。多少提心吊胆的脸孔，经不起久别重逢的考验，好看不好看，荡气回肠的少，惊讶当年何故痴情若此的多，一时的悲剧，回头看来遂成为余生都嘲笑自己鼠目寸光的喜剧。

●可是近视是年轻的事，老花眼得把生活细节都拉成远镜才看清楚，已是百年身。

### 油泼面哲学

□乔叶



依靠人气才能生存，而必须价廉物美才能有人气。所以，选择这种饭店，总是错不了。

十五块钱一碗，这价格令点单毫无心理负担。顺便到卖凉菜的橱窗瞟了一眼，菜式很普通，这让我心里更有谱，断定他家的油泼面一定好吃。菜式的普通其实赤裸裸地彰显了店主的自信：咱赚钱不靠菜，就靠面。这面就是顶梁柱！环顾近百平方米的店面，满眼全是

客，没有包间。被安排了个座位坐下，和其他人拼了个四人台。四个人谁也不认识谁，也不聊天，只是看手机，等面。好吧，这更毫无悬念地证明了面的好——这么多人来这里，不为喝酒，不为吃菜，纯粹为的就是吃这碗面。

跑堂的小厮过来，给每人面前放一个不锈钢小碗，先倒一碗面汤。这真是地道的吃面规矩，原汤化原食。原食还没来，就先来原汤垫垫底儿也挺不错。

终于，面来了。宽宽的面在碗里，像一个嫩生生的女子。白色的面，绿色的菜，红色的辣椒面，一层淡淡的金色的油，看着就悦目。这面是要趁着热气赶快拌的，我就连忙忙忙。从底下往上拌啊，拌啊，把碗底埋着的深红色的肉丁拌上来，拌匀和——热腾腾的香气，喷涌而至。

那碗筋道柔韧的面，我吃了很久。足有半个小时。这么香的面，必须得慢慢吃。对了，我还加了点儿醋。这么香的面，必须得加点儿醋。还有一点很有意思，这面必须得吃两口就拌一拌，吃两口就拌一拌，你忍不住要去拌它，它越拌就越好，越拌还越多。越拌你就越觉得，这么好的面，真就该这么吃哪。

近日追剧《白鹿原》。陈忠实先生的原著沉雄厚重，自不必说。但再好的文学经典到了影视行当就被念歪也算是一种常态，尤其是这样史诗级的作品。毕竟影视是外在表达，且是多方向合作，有其必然的艺术规律。所以想要既不失原著本味又有特别创新，难度可想而知。但这部电视剧版的《白鹿原》居然做到了。凛然如山的白嘉轩、温良如水的仙草、无赖且蠢萌的鹿子霖……我只能边看便感叹：“业界良心，不负众望啊！”

——其实我边看还边流口水，因为里面到处都是红光闪闪的油泼面，一看就恨不得下载到碗里。《白鹿原》剧组爆料幕后花絮时，很自豪地给出了一个数据，为了拍摄剧中吃面的场景，剧组准备了两千斤面粉，全剧大概做了五六千碗面。

第一集就有吃面的戏。来自仙草。白嘉轩把昏倒在雪地里的仙草救回家，仙草身体康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全家人做油泼面，有感恩的意思，也有展示手艺期待能留在白家终身有靠的意思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白嘉轩的爱慕，所以这碗面是重头戏。镜头虽然切得飞快，依然可以看到每个步骤都扎实讲究。但见仙草摇曳着曼妙的身影和面，擀面，下面，泼油……

我的工作餐食单里，最常吃的就是油泼面。因为单位附近有家我很钟情的面馆，叫“班记油泼面”。我第一次路过这家店时正值饭点，就毫不犹豫地拐进去吃了一碗面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人多。对于陌生饭店的手艺水准，这几乎成了我判断的唯一法则，尤其是这种中低档消费的平民饭店。这样的饭店必须

## 谈天说地

### 品茶之形

□胡竹峰

碧螺春茶形好看，“螺”字专指茶形，真真像南方夜市上常见的小螺蛳肉。碧螺春泡开之后茶形更好，在杯底细细点染，仿佛文徵明行草的线条。

论茶形，太平猴魁是绿茶里的异数，有点桐城派大块文章的意思。泡开之后尤其苍绿老到，耸立于玻璃杯中，让人想起《水浒传》中的云里金刚，魁梧壮实，肥厚磅礴，又想起鲁达醋钵大的拳头。

《水浒传》中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》一节，写鲁达提着手醋钵大小的拳头，“扑”的只一拳，正打在镇关西鼻子上。相反，桐城自产的小花茶，一朵朵开在杯底，像是晚明小品，一点也不像桐城文章。

同样产于皖南，黄山毛峰是太平猴魁的小妹，大妹是六安瓜片。毛峰的茶形有乱头粗服之美，泡在杯底，不及龙井、碧螺春精致。但随心所欲，素面朝天，处处可见本色，处处可见本性。

六安瓜片蓬蓬松松，肥大如瓜子，无芽无梗，绿里泛青。

前些时，偶得一款日照绿茶。这款茶茶形也不错，不输碧螺春，但少了吴门人家的小桥气、流水气。毕竟是山东茶，多了一丝英挺。信阳毛尖也英挺，英挺又轻盈，在杯底如春日天空中飘浮的游丝。

岳西翠兰茶形小巧，龙井也小巧，巧如雀舌。龙井经过压制，三泡之后，头面变化不大。翠兰三泡之后，叶芽绽放，有点接近黄山毛峰的样子。

徽茶名品里还有款老竹大方，据说此茶由僧人大方禅师在徽州歙县老竹岭大方山创制。老竹大方我喝过，深绿褐润，色如铸铁，形似龙井，又像竹叶青，比竹叶青的样子老气一些。老气不横秋，还是清水出芙蓉的样子。

红茶黑茶岩茶之类，以味诱人，以香撩人，形神难言啊。

## 读史札记

### 失弓的境界

□无垠

《孔子家语·好生》中记载，楚王打猎时丢失了一张弓，但他阻止下属去寻找。他说：“我失弓，得弓的也是楚国人，何必去寻？”楚王能有“王民合一”的境界，值得称赞。但孔子却认为楚王的境界尚不够大，他说：“失弓的是人，得弓的也是人，何必计较是不是楚国人呢？”在孔子的心目中，楚人与天下人一样，都是平等的“人”，这也道出了儒家“仁者爱人”的境界。

而老子听到孔子的说法后说：“把人也去掉更好啊。”这就成了“失弓，得弓”。在老子看来，人与天地万物也是一样的，都是造化和平等的产物，其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无疑又高了一层。

境界之高下，在于能否摒弃“物”的限制。漫画家丰子恺曾说：人生应该有“三层楼”，底楼住物质，二楼住精神，三楼住灵魂。一个人要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就需要放大自己的格局，放下名、利、权、色等身外之物的困扰，在精神信仰上登高，在道德修养上超越，在利益诉求上等闲，在大爱情怀上跨越，境界就会豁然开朗。

境界之高下，也在于能否除去“空”的困惑。只有埋头苦干真抓实干，追求一种忘我的精神；舍我其谁勇于担当，涵养一种责任的操守；破解矛盾创新有为，砥砺一种发展的情怀，才不致被陷于境界的虚空。

境界之高下，还在于能否破除“私”的羁绊。说到底，境界是一个人的心态问题，更是立场问题，有着鲜明的价值属性。心中有国家、眼里有大局、胸怀有他人，跳出“小我”看问题，仰望星空干事业，思想和精神境界必将为人钦佩。

“楚王失弓”，后人不应失境界之追求！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张红宇  
 一版编辑：赫巍利  
 一版美编：冯漫图  
 编辑：王泰舒

零售  
 专供报

